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七

修省下

弭災脩德疏

姚夔

臣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寒慘風聲怒號捲砂揚塵陰霾四塞日色無光近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夜不見至日沉今四月終而雷不發聲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恒蒙昧之徵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文又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云雷於天地為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人君之柄也當發不發則號令失常此天道如此驗之人事必有所因近者建

州殘賊要結及嶺海西寬覬覦邊境北虜弟男孩藏形遁迹
誅未可測兩廣北方瘡痍日甚荊襄流民屯聚日多加以
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江處州近日強盜流劫四川
雖常吉捷郡縣賊徒蜂起大軍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
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憊人事如此天其或者仁愛　皇
上因以警動之乎臣等供以庸才叨居重任撫取因計之
急切者一二上陳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
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與祖宗之意冝自有
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竊
見　英宗睿皇帝踐祚以來未及遵　祖訓以御史册后妃

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蕃衍伏乞 皇上脩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自身心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山西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吒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府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費内府諸作匠役求爲亟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乞痛自省改每日視朝

之後依　祖宗故事儁諳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
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百服
食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
除臣甘萬死不辭

災異疏　馬文升

竊惟災異之見必有由然乃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恐懼脩
省轉禍為福而保天位於悠久也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
誠以格上帝孝以奉兩宮仁以惠群黎誠以御臣下宜其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猶有災異者皆由蒼
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群小恣其奸貪而無禁戢之

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空虛齋醮頻仍供辦日見其逼
迫官吏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田
土勢豪霸占修造宮役士卒疲勞賦重徭繁民困財竭嗟
怨之氣上干於天亦由臣等苟竊厚祿以學術不能恭
宣德意深鑑人主之所致耳豈一政之或乖一事之失宜
而遽致此哉伏望念今日所居之位乃　祖宗之位必思
保守之甚難念今日所治之民乃　祖宗之民必思愛養之
甚至法天之剛而勤以理萬機體地之靜而儉以省財用
凡臣下奏疏斷自宸衷采而行之久而弗渝則天心可回
災異可弭宗社靈長而天位永久矣是故裁冗官者所以

省財用也冗員不去則財用不足一遇災荒必至於措置
無術此自然之理也仰惟我　祖宗法古為制官有定員
俸有常數近年宗室滋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浩繁
而京儲府藏所餘無幾且在京額設大小官員不過一千
三百餘員其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中間實支俸給有
皂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支米不下萬餘石而折
銀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因大營建而効勞傳陞一級固
不為過其或織造染作之屬俱職之所當為者一槩濫陞
而月費何哉蓋不過各官內外私其所屬之人耳上下相
蒙糜耗財用此所以啓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

且古者賞以待功賞以酬勞今此各官不過曲藝小能之末冒叨官職妄費俸糧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況今府藏空虛民財已盡災異示警意或在斯正宜沙汰冗官撙節浮費之日也宋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當今天下地方所出者有常數而國用所費者無常數方來耗損匱乏之患將必日甚一日矣是以文武臣僚屢嘗爲　皇上言之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消弭災異莫有急於此者杜奔競者所以彰國典也故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　國家之定制未之有改者惟我朝自三代以及漢唐宋亦未之有改也故

曰三載考績三年黜陟幽明又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無有功不進有罪不黜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昔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材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聞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參之於衆稽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察院以為可則不敢去也察院之所可吏部以為不可士論或以為可則不敢去也參伍反覆必求無負乎 朝廷付託之意然後已今 陛下以臣為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

位以爲足信乎不當復爲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
者誰不自陳以覬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爲宰相凡不才監
可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
路哭古今以爲名言自古人君之於小人惟恐去之不早
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　陛下仁覆
如天曲爲保護其如小人之不可長何中外之人竊見此
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王璠之後邵賢方誌
繼之方誌之後朱贇又繼之雖進如鍾越任穀之徒亦皆
播告而來後之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況今九載考績之
典有歷無歷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則貪官污吏徧

蒞天下戍寄　陛下之赤子僕誰敢去之乎　陛下以此
不職之數人爲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
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讎特以國法所在
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今賴　皇上遵　祖宗之制徇衆
論之公胡孝等未遂其奸人心罔不稱快近日以來奏辯
者少息尤望　陛下自今以後凡在內有考察黜退官員奏
擾者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黷耻有所畏奢競有所沮而
不敢肆無忌憚矣至若革濫進之自所以通選法也蓋爲政
在人官得其人則政無不理民無不安而天下治矣自古
君天下者必以畜養人才爲先務也仰惟我　皇上法古

爲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以及貢監此外雜流者不得升用前時三年大比鄉試所取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貢監生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入監之後不數年即取歷事又不數年即爲選用在部無淹滯久積之弊所以入仕多精明廉潔之人迨至天順年間寇邑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何各生爾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之數共有五千餘名既而胡虜犯邊條欽戰馬役許生員納馬入監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川陝荒歉軍民莫賑守臣具奏又開上糧入監之例通前共

有數萬餘人中間多係幼年不學之徒既為監生須撥歷
事其舉監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
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因此貪人財物豈能展
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
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革一遇兵荒未免復開況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
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也

脩省以謹天戒疏　　柴昇

臣聞之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者誠以災變之來治世不免顧各有類未嘗妄

發顧消彌之者何如耳是以先王有見於此為君者必恐懼脩省以消災變為臣者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至於百官之衆莫不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災異以彌咎不為凶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仰惟 皇上纘隆丕業宵旰孜孜三載憂勞有如一日服命之初首抑浮侈華從儉約崇祀上下祇薦宗廟肅厲臣工勤恤民隱出入起居罔有非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宜嘉祥迭見繁祉駢集夫何頻年各處奏報災異歲無虛月以天文則有亂雹雲霧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鳴地震之屢報河決水溢之相仍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

旱潦之災在在皆饑饉流離之若災譴不一而足考之紀
傳所載未有若此之多者也臣於近日得之道路傳聞咸
謂廿漢之間復有星緯之變臣愚不諳天文參人之言理
亦或有以啟文武群臣罔不悉心傾耳意　朝廷之上必
有宣諭脩省而數日之間寂然無聞外議沸騰群心滋惑
臣愚獨有以仰窺　陛下蓋欲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
行不以言故斷自　聖心引咎斯己然加脩省不以外聞
深有合于虞帝儆予之心商湯罪己之意三代以下之君
誠未有臻此者也然臣竊思之以　陛下之德無間堯舜
天心端拱法宮動無過舉凡此咎徵豈所宜歷皆由左右

之臣不能竭泳心輔德之託百官之衆不能盡體 國卹
民之實而臣等待罪言責者之蹇諤匪躬之士一切因循
遂成弊習百政偷游精白罕著事有召姦滋多隙用舍
乖違人情鬱抑沴氣成象咎徵由斯是以今日星文乖異
臣尸灼知爲臣下不恭之戒矣豈可皇皇然獨貽憂於
陛下也雖然亦足以見天心之於我皇家諄諄存顧先幾
預告以啓 聖心蓋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
乾德冏執王威銷壓未萌以光前烈也 陛下誠不可不
加之意焉惟 垂光悚惕痛自脩省畏天之威諒非爲
虛以臣之愚自古君臣同體逸勤胥及昔者主憂而臣不

知天變而臣不與者哉亦宜渙發明詔以示臣工蓋以朝廷凡百政體君執其要臣理其細君臣之間脩省之義豈宜異同夫災非倘來必有所以致災之由變不虛出必有所以召變之端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極大中之準如徵在群臣必謀何以秉進賢退不肖之公徵在四夷何以善制遠安邊之策徵在小民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徵於權奸也必思所以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其徵於貴戚也必思所以橫施濫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稽之衆人之中必有超群之見 陛下采而行之用裨政闕則事炳幾先患皆有備雖有天災不能爲之災雖有時變不能爲之

變商宗以是而啓聖周宣以是而中興有足徵矣厥後季世之君及漢唐以來庸辟暗主率有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畏謂天命爲可恃謂人言不足卹玩災成敗莫可救濟史冊相望歷歷可指陳竊惟　陛下天資挺異英睿夙成端可高拱于舜禹之上安行于唐虞之域豈所望出於商宗周宣之下哉臣又遥聞荆襄鄭漢之交山深谷險財盡民窮流賊聚劫猶未散息恐屯嘯日蕃釀成大患及見北虜醜類數假　進貢窺我邊隙倏去忽來禍機莫測誠欲絶其來則逆吾柔遠之畧縱其入則墮彼貪狡之計憂壘　皇上睿咨反覆計無善處臣竊憂之此正人君

遇災思患側身求言之秋也夫何今茲諭旨星變日著臣下默然罔知戒懼而　陛下罪己之言不形于詔旨思患之謀不及于咨詢臣恐小民愚蠢罔測淵衷不知　陛下引咎受過憂勞內切不欲彰聞恐駭物聽咸謂　陛下遺遠小天戒虛而不荅則是　陛下誠有畏天之心而群臣不能盡體誠有意愛民之實而小民不能必信甚非人主合群離孳天下之道也揆之古昔聖帝明王懼災求理之術恐不若是為謹爲臣愚伏望　陛下仰察天文俯求人事果有咎變其徵非虛推畏天之心以宣戒乎百工弘求理之道以惇延乎群議則內外交脩名實俱舉庶可荅皇天

謹告之威慰元元困苦之望以彰　陛下之盛德繫天下之歸心不亦偉哉

災異疏　　江淵

臣竊見今歲六月初一日朔旦日食謹按春秋之書日食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而先儒胡安國以爲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則必召災天之示人可謂顯矣伏惟　皇上以聖神之德居至尊之位削平僭亂中興邦家踐祚以來勤於竹州莅正席官選賢任能恢弘治理而又進講經筵以求帝王爲

治之道大開言路以通天下幽隱之情圖治之心可謂切矣夫何上天告戒不一而足今春土星恒近日太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日視朝之時夫豈無故而然哉其必庶官失德紀綱不振法度縱弛大政乖缺而致之也況今胡虜日近邊境入寇竊邑不言可知且天心眷愛人君凡有災祥必先示之以兆欲其脩德政以圖承天休保無疆之治也臣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重念繼統守成之難因天告戒惕然恐懼減膳徹樂避御正殿廣求直言省已有過則速改之更加嚴畏後召一二大臣講求所以敬天法祖保邦致治安邊禦寇之策君臣同心無事虛言務敦

實行見諸事功則天變可消人心自順國治兵强狄夷之禍不足慮矣臣見今春星變之異大臣亦嘗上言求退朝廷未允其情其餘當退者則又貪位顧祿濫冒無耻莫此為甚且天地以至誠無息故能成其覆載之功人之應天亦必至誠無偽而後可以格天豈可以虛偽動之哉臣實自愧才識疎淺過承拔擢捐軀報稱惟恐或後然自歷任將及二載叨祿苟容分毫無補上孤天恩下拂衆議雖上天地之量函為包容而臣犬馬之心誠不自安乞將臣先行黜罷放歸田畝以答天意以謝天下則其餘如臣之濫冒不才者亦必自省知愧退避賢路然後陛下慎

簡中外賢才以資任使以召天地之和以開萬載太平之治不勝幸甚

修省弭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斥邪佞嘉謀有言嘗舍已以從之刑獄有疑毋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霾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

政事言之則德爲陽刑爲陰洪範庶徵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爲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與小人之或干政與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强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鬬毆誤殺而檢勘者輙以爲謀故盜贓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輙以爲强刼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

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强盜追無贓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勅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録無巡撫者勅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録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奉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寃理詞及情可

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弭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爲災 英宗睿皇帝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䘏又條示合行事宜勅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 陛下率由 祖宗令典已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糧賑䘏矣其通州一帶水患不甚乞勅該部委官查勘一體賑䘏係官錢糧果被漂流者量爲分豁俾聖澤沾被無間遐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萬機之暇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凝天命正心

以端治原勤聖學以講求治道法　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尤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加之意焉

脩人事以弭災異疏　　李承勛

臣聞天道遠而難識人事近而可徵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事失於下而天心悅於上未之有也人事得於下而天意怒於上亦未之有也商之高宗有雉雊之異周之宣王遭旱魃之災皆能克謹天戒益脩人事卒以中興然則災異之出乃所以玉成其德也臣章句腐儒災異之說非其所知而本諸人事之可憂者粗見一二謹爲　陛下言之往時各衞逃賊其始止於鼠竊今則傳箭

號召千萬爲群演陣縛梯攻城奪堡中間多有中華亡命爲彼所用若或奸雄乘間禍忍言哉此人事之可憂者一也禦寇必資於兵馬防守必賴於塞垣以言乎兵馬則逃死十常七八以言乎塞垣則堅完十無二三賊日加强而兵馬日益削弱敵日轉近而邊防日益廢弛坐視而不爲之所則衣冠之地將胥淪於夷起而强爲之則外患未除而元氣先損此人事之可憂者二也數年以來水旱相仍穀價湧貴十倍常時萬一不登秋稼無收既乏積蓄尤難轉輸全鎮軍民何恃爲命若至此時而後圖之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唐陸贄有言兵之所恃食最爲急苟無儲蓄

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三復斯語豈可不爲寒心哉此人事之可憂者三也近差中貴遠使朝鮮用車甚衆所費必多沿途科索不可勝言臣嘗私憂過慮誠恐所爲無名所求無厭取笑小夷或開邊釁此人事之可憂者四也伏惟　皇上天生聖人入纘大統盡逐奸邪起用耆舊四海欣欣思望太平災異頻繁正天心所以仁愛　陛下也伏望　陛下思天變之可畏念人事之可憂謀於廷臣先事而備則封疆之重臣職不當及者必有人爲陛下及之可憂之大臣所未敢言者必有人爲　陛下言之天下數數正今日　聖主之資也

修德弭災疏　　呂旻

臣聞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遊觀不邇聲色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讒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遊觀惑聲色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方今　皇上稟堯舜聰明之資　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乃者彗星見於西自天津而徂箕斗按漢曆志有掃除之意或為兵火之象昔齊景公彗星見而晏子曰穿池沼則欲深以廣為臺榭則欲

高且大賦歛太急刑罰太重彗星之出厥可懼也仰惟
皇上心懷恐懼致齋便殿告祭于天不越日而彗星消徵
凡在臣民無不仰覩咸知之 陛下因變而增脩其德所以
一念之誠感格於天如周宣之側身脩行而弭災宋景公
出人君之言而妖星退舍 陛下今日之所行以周宣宋
景為不足學必遠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守 祖宗列
聖之成法經筵日講 聖政日新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
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治譬如
良藥苦口而利於病焉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
災異叢歛謹戒人君使知恐懼脩省以應天變亦以見天

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蓋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是雖隱微難知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脩人事而已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四年于茲凡所施爲無非仰荅天心下當人意勤儉憂勤不閒有過然應天以實不以文恐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盡善亦當窮究致異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軍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恤姦邪之徒熒惑 聖聽者或未加察一皆省之於身惟中惟平之事行則陰陽和而天變息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吳巖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惕憂慮之至以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煨燼其為災變未有若是之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意顧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瀆天而適激其怒恐將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言者恭聞　陛下果能祗畏天變悔悟方切須脩省之令下求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彌災消變之道甚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言

誠格　九廟者有言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有
言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皇儲者有言疎遠嬖幸者有言
按儒臣以講求治道者有言出省僧以屏絕異端者有言
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此皆今
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出此數
者而諸臣一一爲　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　陛下當
此憂動惕勵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以隆替
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得失其
機端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脩省慨往者之莫及冀
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凡諸臣忠言讜論即

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彌矣夫何脩
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納言之
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外竊聞
視朝尚至日昃而連日之免尚從如舊也筵講尚未盡舉
而通宵之戲尚從如昨也皇儲尚未開建也義子尚未聞
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中市尚未
聞禁輦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
足卹乎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足以動
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節奉 聖旨早朝
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

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是蓋　陛下不欲聞諸臣逆鱗之言而有此一時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制則臣未敢以爲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稍有識見之士尚未屑爲況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番僧乃夷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况於大禁之內而曰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揆之於前脩省之令似乎有背求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欲挽回天意如此而欲消弭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爲　陛下言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格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皇儲也

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畨僧也革中市也遣遼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求所謂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伏望　陛下體　上天仁愛之心念下民仰望之切思　太祖　太宗創業之艱爲　聖子神孫嗣守之地省躬脩德勵精圖治非徒言之實允蹈之如此則應天以實不事虛文　聖德日隆世道日治天命以留人心以得而太平可坐致矣殆見以和召和以順感順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集　宗社無疆之休萬世莫大之慶豈特消弭災變而已哉

脩政弭災疏　　范珠

臣按春秋凡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然古者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如克正厥事而雉雊不爲異側身脩行而旱魃不爲災漢唐宋以來英君誼辟每遇災異必減膳避殿求直言之士罷不急之務躬自尅責百爲脩省用能挽回天意轉禍爲福其間遇災而不知懼者多緣左右近習之蒙蔽或宰執厥臣之獻諂委於下人之感召託爲陰陽之常事甚者指災爲祥以異爲瑞上下相安釀成禍患且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自能仁愛終無絕道君有所失天必昭鑒小則出災異以譴告之大則出怪異以警懼之無非欲其及時以脩人事更圖以收治功

譴告之頻警懼之數而猶不悟則自取傷敗尚誰懟哉所以從古以來明盛之日常少叛亂之日常多信史具存足為明鑒臣以　國家邇來災異迭見豈無召致之由天象既垂必有事機之應一二年間御史不以言給事中不以聞翰林院不能考據以敷陳於經筵欽天監不能占候以推衍其事應豈以水旱荒歉所不免而天變不足畏乎不然何彼此緘默恬不為懼雖　聖聰務於博聞而事每缺於上達因循如此將何以回天意而安人心乎臣切以惟天子可以祭天地以其地位相屬而氣與之相感耳緣前災異豈徒謂尋常所召臣伏願　陛下引咎在躬脩舉將

政而後責宰執大臣以任政之不逮如此則天意可回人心自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將不期而至矣臣謹以八事爲陛下言之一開講讀以熙 聖學臣聞傅說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者聖帝明王道積厥躬德脩罔覺而卒收治功者未嘗不資於學也漢光武日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太子勸其頤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唐太宗於周禮一書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讀書自巳至申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爲諫諭之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然其所學豈直俗儒稽同合

異為訓詁之末緣章繪句為文辭之習誦其言究其理體之於心身見之於事爲又以考驗古昔用人行政之得失興衰治亂之所由之數君者所以胷次明白措施無爽而當時治功之美可考若梁高祖之誦三慧天災臨而不悟孝元之講老子魏師至而不知非惟無補於事而且不免於患此又務學之得失足為世勸戒如此我 祖宗列聖莫不勤於問學又以其暇廣為制作訓戒臣下伏惟 陛下聰明先物睿知有臨得於天資者固足以符合前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然經筵之設歲有常月有常日未免一暴十寒前作後輟臣請經筵之外簡擇儒臣中義

理精詳語言明正者或三日五日或不拘日召至便殿講
說聖經賢傳與歷代典故群臣奏議及我　祖宗寶訓文
理長者一二章短者三五章務使連屬辭旨毋摘略而不
備反覆辨析毋避忌而不盡隨事獻規因言求實歲月既
久必能緝熙　聖學培養　聖德一撑輔道以隆國本臣
聞古之王者太子始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廟則
下過闕則趨自其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及孩提有識三
公三少明孝弟仁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輔以正士而德
無不成夫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後世或以律令為教或以奕棋得倖如秦之趙高唐之

至任出入青宮益其嗜殺之心導以逸豫之習匪惟爲國致亂而禍敗隨以及已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爲治特置東宮官屬有三師三少之徒又有詹事春坊之設無非爲國本計也臣今切見東宮當幼沖之年正蒙養之日宜遴選宅心公大學識醇正者以充官屬公大則不至於私媚醇正則不失於迂腐然官雖備員而不親近亦虛耳須使之朝夕與處出入必偕又在因其所明而誘之以正隨其所尚而約之以中口不談佛道之書手不持珠玉之玩目不親邪媚之色耳不聆淫蕩之音涵養其性情薰陶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俟年齡之既長又逐時以務學則

儲德自然成就矣一 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孝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死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奬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分其係事 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挨進挨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而未嘗建一言或陞任而

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封侯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時勢萬一事關國家安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而已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頹靡至此可謂太息已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蓋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經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輔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顏[illegible][illegible]之賢亦為今之棄人矣

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
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
皆効職官不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
耳臣見往時言者稍侮權貴輕則竄逐之加重則徙阡之
入甚者遷謫戮竄冤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
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貴於採納
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
之後姦邪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

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爲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塤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覩其謀猷設施果超出於流輩無愧於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略不顧惜棄捐華要自分幽閒其與夫戀朱紱於桑榆冒厚顏

於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覬覦後容留者胥壞懸絕況各官猶皆強健未即衰病士林仰慕將論收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牆投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皆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敕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

傳則書不得而載許不得而誦史官無以紀錄後世何以考據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諛無從為計往將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浹洽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矇朧瘖瘂面墻而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四方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辭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

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今後凡遇内降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於午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至正之道不為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壅積亦獲通誠神助化理之一端也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縣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穀為

能事以奉承上官為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illegible]索[illegible]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輕不免於罵詈重莫逃於棰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於奉承者貪墨指為公清暴虐稱為平恕失於阿附者髮鬚微白即目為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為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為吏或長子孫吏久於

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廣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很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敕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者開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尤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

選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中風憲之職嚴贓濫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一 汰僧道以懲游惰臣聞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自有僧道以來其門戶名號雖異而衣食日用則同豈假於鬼輸實由於人助歷代若梁武帝捨身為佛家奴宋徽宗有道君之號當時二家徒衆之盛可知然梁 有臺城之厄宋有金人之禍曾不

聞一人赴難又不聞其神陰有所助是不惟有損於人而亦何益於國哉我　太祖高皇帝鑒前季之失慮僧道之濫定為額數府不過四十州不過三十縣不過二十又著為律條不許私剏建寺觀簪剃僧道蓋欲以漸而絕其根抵不使滋蔓也豈意近年以來名勝之地非寺即觀游惰之民非簪即剃棄絕仁義蔑視君親變中國為戎夷化人類為禽獸然當豐收之年彼以邪說誑誘愚俗謀為皆遂偶值凶歉其說不行或因飢寒所迫或為妖說所動如四川吳深荊襄石和尚遺患地方累歲不絕且往年一次放度僧共數萬人其間冒認父師盜竊鄉貫僥倖請牒之後

恣意所如官府不得辨驗關津不得盤詰軍民竈匠皆不可知見今各邊軍伍不完有司差徭之人以京師目前觀之備操起工者率多疲癃尫羸黄冠緇衣者悉皆肥俊傑以此補伍則為精卒以此應役則為壯夫何乃縱之游手游食為世人之蠹哉况其能通曉教典萬無一二縱滛肆慾甚於常俗敗倫傷化莫過於此伏望 陛下痛加裁治遍行天下沙汰僧道拆毀寺觀則人知警懼不敢肆為游惰以規避差役而為吾人祛除一大蠹矣一撫流移以靖地方臣聞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古者待遠人尚然今之流民乃 朝廷之赤子語

言不異衣服不殊非若蠻夷戎狄之比何忍驅之離散寘之死地耶　聖明之至仁傷天地之和氣集事之失不可追咎臣於荆襄地方原未經歷遥聞彼中多是山林峻處可以力耕火種平處可以墾田作居漁樵可以充用淘沙可以獲金以此四方流移之民假息其間夫奚不可且此流民遠離鄉土輕棄墳墓豈得已哉或迫於官府之誅求或艱於衣食之不足又或犯死刑而逃徙或避重役而潛住此處年久難以別白寬則住而安衆急則散而為非所以撫治官員貴於用法平恕而不可以威濟立心恒久而不可要近功以威濟未免絕以刑罰要近功必不施以善

政怨氣鬱天和骸蔽野又前人之覆轍矣頃者撫巡將久屢流民開墾熟田一槩撥與官軍私種名雖撫之實則逐之歎其安生豈可得乎以臣愚見莫若於湖廣河南陝西附近去處都司各衛選其家有生計智勇素著者以補軍職有司官員擇其守已清介撫字有方者以補民職其御史差替則照每年巡按事例務使流移各得其所田地儘力耕種勿限其畝數稅糧減半報官暫停其往輸但係已成桊次不許奪彼與此一切造作營辦傷財勞力之事毋得煩擾其犯罪避役非有原籍公文坐取不必窮其既往亦惟欲相安以茲撫恤之至猶有梗化之徒取其渠魁必

誅不宥既不妄爲殺戮以求目前之安亦不畢事姑息以生意外之患如此則人心悅畏而地方自寧矣昔宋仁宗時富弼知青州全活流民五十餘萬亦惟委任得人而處置有道耳然彼其時正屬荒歉難爲功今其地頗有收成易爲力此又所遇不同而宜審其勢也

釐正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

敎歟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卒哭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勝遠舉請以宋事言之

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業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尚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

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監使賢盡孝於君覩為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興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歐殄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曰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

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從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巖穴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識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合一己之見而以

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責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歟 聖明之淸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淸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謂之曰負天下之重任膺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貪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

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
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揚溥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其官也
令起復之官何知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
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
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
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
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
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
昔之計不過佝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遭通変之時則必曲
爲說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辨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

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辭一見俞允欲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必[illegible]例無干其子令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勤乃號於天下同[illegible]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

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憚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泯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滑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家熱之心

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

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儻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丕變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隳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陳言輔治疏　　王恕

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

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内官論年遞降盖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也臣近聞又陞一起内官人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別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莫不稱頌而愛戴之盖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嗜貨利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屛去珍奇玩好之物洽近習蠹國亂正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遂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

器損國體傷民財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後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得已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可不慎與况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　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　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乎伏望自今伊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　社稷之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戰慄

乞取回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臣始為　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賫内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于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稚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物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　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

詐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佀此聲勢張皇未免搔擾郡邑縣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徃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僥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和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共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舜可以蔑漢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等際明時備員巡撫儻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　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請復經筵疏

游熊

臣近聞尚書王恕陳言講學脩德暫止經筵及聞司禮
太監覃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者臣初聞
之既驚且駭蓋以王恕職兼師保寔經筵侍從官也不宜
有此陳請　陛下少主正經筵講學時也不宜有此傳奉
將信且疑次日早朝接見之臣莫不爭相傳誦驚駭以為
異事臣備員臺諫職當言路苟有所見奚容緘默謹撫拾
衆論附以鄙見昧死為　陛下陳之竊惟人君愛人之要
莫先于孝人君講學之功莫大於勤蓋學則心術開明而
於義利公私有定見勤則志意堅確而於躬行實踐有定
守故以成湯之聖猶致警於盤銘之辭以武王之聖恒究

心於丹書之戒聖如大舜益之戒猶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猶曰無淫于觀于逸遊于畋是知人君養心之學不容少緩講學之功豈容不勤也哉歷考前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未有不以學而明不學而昏亦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剖劘治道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為第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承大寶益務精專侍從之官既量加

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錢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既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雖日講讀過隨即掩卷雖日接見片時輙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覩作止以驗勤怠

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浙江按察司副使鄭紀鳳陽壽州知州劉槩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臣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遵 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爲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反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 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係

倡爲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爰萬一窺見
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
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
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
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
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
下矣恕不能及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
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
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
皆坐視 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

知前日　陛下擢任之隆雖嘗以之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爲而設也竊經筵待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　陛下豈啻萬萬也借曰時方盛暑臣子尚圖一時之安獨不念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責此臣所以盡言爲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剛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諛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盗賊尚未盡彌四夷尚未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

也然　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　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為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仰荅天命之眷顧　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　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可以比隆湯武匹休　祖宗舊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乞止漁獵疏　于謙

臣聞近該内官監太監陳瑾題稱本監差内使管領打捕戶於真定河間捕野味打魚合用扛擡軍士人夫雖奉聖旨只着本監無捕戶自行打有時起送遞運所船隻車

輛遞送前來不許勞動攪擾軍民犯的不饒臣有以見
皇上愛養人力而不欲勞擾軍民之盛心矣但真定河間
并直沽等處遭寇賊擾攘之餘正人心未定之際而所在
軍民流移公私匱乏蒙 恩例寬恤一時未能蘇息如
以天旱不雨五穀未種頭畜牲口損失殆盡而軍衛有司
遞運所選集軍餘民壯備守城池地方或借倩車輛船隻
運送軍器物件差役繁重非止一端況即目當春夏長養
之時正物類生育之際所宜對時育物以廣好生之仁兼
且天氣日漸炎熱醃造亦非所宜萬一採取失時恐難食
用乞將前項事務暫且停緩待秋成之後斟酌整理如此

則人物咸得其所公私兩得其安而事體求爲利便臣切受 國恩備員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革西廠疏 商輅

伏惟 皇上寛仁大度省刑薄歛慈仁愛人之心感乎于上下矣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者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而群小之中其

奸諛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帯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虎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瑛者則以附己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己而黜之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思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化法息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罔不歸戴 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體天道之包容遵 祖宗之成憲旨意必經於六科奏請必由於通政責事於府部付刑法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

細弁貪贓壞法違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
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
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一日以敝國之安
危未可知矣若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
人命及盜倉庫錢粮等項大事令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
市鬭毆罵詈爭雞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棰楚或煩瀆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
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
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實夜越墻進入
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拷打被害之家有同

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至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粮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求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

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切人卒難禁止矣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嘗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齎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今俾寅緣投入西廠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

王英結為心腹許人陰私以固信任臣謂此等事情非惟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此處七月以後有妖物出自西北逃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近立西廠騷擾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者非 祖宗舊制所差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下衣拿送推問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

同矣

乞罷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遠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廢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于有為而終於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絕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歷代英

君詭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懲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倡禍福輪迴之空談聳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眞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祚而爲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曩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傳之將來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固　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悦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取德仰贊至情上綏慈祉則心

誠道得以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斂會財物收辦
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
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
當勸以修德善頌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順天之心向
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
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
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求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
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
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
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

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闢之今若弗
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
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
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　皇帝嘗復位
之初國事多虞有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
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
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
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
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
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

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太學衍義明道術之語勑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炷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乞止親藩入朝疏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勑差官取來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

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
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
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
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
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
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
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夫馬艱窘
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
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
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三王之國

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慮者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培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

乞停送武當神象疏　馬文昇

臣查得近該御用監太監王端等貲快船六十隻帶去官舍勇士人匠八十六員名往武當山送玄帝神象近又該汝王之國竊聞直隸池州等府貴池等縣地方五月十一月起十三日止驟雨連綿山水泛漲勢約三丈渰死男婦二百六十一名口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百餘間又聞河南山東南直隸遼東山西自七月以來天降驟雨平地水深數丈浸倒城垣渰沒田禾自通州直抵洲儀江河兩岸咸被水災而河南黃河之水為害尤甚各處秋田無收況今陝西胡虜在套勢甚猖獗未見撲平勞及三省民不聊生而遼東夷虜亦未寧靜湖貴苗夷倡亂方且用兵此天

下多事之秋也仰惟　皇上奉送玄帝神像於武當山固是爲國爲民祈福之意而神亦以好生惻物爲心臣昔巡按湖廣親詣本山看得宮殿雄麗神像尊嚴無以復加矣皇上若欲奉送神像使時年豐稔遐方無事不甚勞傷且猶不可況今天下水旱蟲蝗遐方用兵親王之國民困財竭之際而乃有此舉甚非所宜恐神不安而福亦不降矣欽命內臣齎帶去官員臣役如此之多去處該用人夫動輙數千差去官員固爲安靜終是有傷況自京城至於通州道路泥濘人馬難行尤爲不便臣若不懇切言之則臣負　國之罪將何所逃哉伏望憫念生靈察臣愚悃將前

神像暫且停送候年時豐稔邊方寧靜民困少蘇之日送去亦不爲晩倘納臣言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扶持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食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戎卒咨怨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爾陜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陜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病者十七八倉廩罄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死塡路惡氣薰天道

路聞知莫不流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役士既知荒旱自合先期聞奏伏候聖裁顧乃𢘽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餓殍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稍緩者也乃者學士萬安等具言許生員人等納米是乃救荒之一策但此等欲事輕賫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去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

到官糧或隨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臣說得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聰納聖明之主演 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觸止臣一身爾何惜一身之死不爲 陛下盡陳之臣聞老氏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說始見於唐宋齊梁之間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誣也謹按僧人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何者假持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投拿郟乃竄身逃罪不圖自

新愈加詐誕潛住京師多方蠱惑誤蒙　聖眷屢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欺罔聖聰發內府銀拾萬兩蓋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謬爲大言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長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境可寧而以此爲　陛下爾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用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邁三邁五之資踵漢武唐憲之轍聖躬且日損矣下人師師乎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必不務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乎昔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甚失民尚如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雖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很引用邪佞擯斥忠良輔之者繼曉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剛愎似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貪不足多所在紛擾注直莫能過乃從陰求蓋寺廬托內財雅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爲被　陛下再三逼迫只得從是畏天下謗已欲　陛下專受謗爾夫臣之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而以過歸　陛下此由一罪也不容誅矣且財者國家之元

氣梁芳盜而有之盜　皇陵一坯土尚誅無赦盜國家之元氣又何如耶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爾臣德不見信職非言官孰知自默可以保位固祿乃不自揣量與此二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言智然臣謂牛司耕犬司守走獸至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年以來從家增秩感愧無地中夜心畏潸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嗚繼曉芳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以惜官之心重於死也

使臣後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操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亦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荅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乃問翟璜璜曰仁君也曰何以知之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為　陛下累也惟　陛下留神覽熟計而決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也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竊以重歛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

有益于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内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劄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閘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内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稟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奉其

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應冗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猶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屋廬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守巡等官亦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蕩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亘韓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康富商賈月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逃五六而富商大

賈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留貿易之所日見其稀落矣
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振人有變心則依憑未固此其所
宜省者七也況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
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
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
復求於他狼狽不支無可為謀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
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為
盜不可得也為盜不已欲其不相延而為亂亦不可得也
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
老稚流移動以千百近者礦賊繼竊於淄青饑民之徒後

馳驚於滇緬臣以欲爲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爲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困之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時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積三倉舊設監督內臣其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廣臨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已有建議於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過三倉何至以拾伍員之多而群聚於一州之內前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一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數千而其他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者況聽差銀兩本已盡丁門而取亦祗爲折價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給臣

等雖暫徇其情其亦一時補救之術非後來可繼之道若監督等官今不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欲取之於民而民無可取欲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即欲更為無已之徵恐別生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安也且撫民之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也御民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至計大發乾斷悉去冗員則奸弊既革供給必省而東方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裁革中官疏　汪循

近日伏聞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整飭

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之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　明詔既以形諸明詔可昔即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　詔書頒示天下宣播四夷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即有二命何以遵行然此意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尤為大也若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在中道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稱爲達孝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已爲之事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 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昔日夫添啟中官寵信太過致有王振曹吉祥不軌罪戮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鑑而不可以爲法也二命旣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 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

救誰之咎微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
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
其重而亟反之可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爲今日之
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
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爲自
古賢君勵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
君子聽忠言如唐太宗能容王珪魏徵之直宋仁宗能納
范仲淹唐介之忠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如
賈山以過秦爲譬賈誼爲之痛哭蘇轍以六君爲比蘇軾
爲之深悲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自　陛下

即位以來陰雨霧霈踰三月夫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玆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 陛下春秋方茂初識萬機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 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輔臣之手令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托者也吏部尚書馬文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至便殿與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務省覽

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臣願陛下敕將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屈於近習之人詔書案有所未備者仍乞推類以盡其餘緒成先帝之至德光被祖宗之舊章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嘿嘿然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臣不勝憤激之至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

則群枉竝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匪直細故
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我　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
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陛下即位之初
勵精圖治并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
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
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
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
帝王致治　祖宗立法　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
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職卒是

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實錄之初兵部科道猶名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逢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驟變之勢將誤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況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跳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慎采於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夤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剝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覩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竊事權但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今

以為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徹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於是何有哉伏望 睿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伯堅等罪退仍將胡褒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陳言時弊疏 馬昂

切見京師之間近日以來光祿寺往往差人買辦物件外至三四十里內自大小街巷凡販賣之物一遇厨役強買

不論本利有無甚至將人家養畜亦行括取雖稱官爲估價給與鈔貫然 內府錢物不肯關給及至關給或已回散豈得領受況所領鈔貫數多破朽故街市貨賣之人每遇廚役官買號泣痛哭如遭搶奪切惟負販之人多因家無産業或揭借本錢或賒鬻物貨竭筋力於奔走圖濡利於朝夕父母妻子賴之以供養官府科徵資之以辦納一遇官買本利俱失生計蕭然實可憐憫況我 國家富有四海貢備九州凡光祿寺供用之物天下州郡既有歲辦之額又有進納之數皆足於用原其所以不足者盖由宮掖之間宣索過額供用之人侵欺花費故也恭惟 陛下

天資仁厚凡四方萬國皆在慈愛之中豈忍輦轂之下有
此漁奪之事望 陛下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
艱特 勅該部并光祿寺今後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其所
買之物依時估價給與毋得似前虧奪低抑價值則負販
無乾沒之苦街市絕怨咨之聲庶幾近悅遠來內安外順
而惠綏之效以臻矣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
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
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

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内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前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樂學稽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擧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　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

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撥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徃沓供送也維日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廩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為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

同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乾隆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